

# 读书

主编:文天心  
执编:于晓琳  
版式:许晓彤  
美编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:  
read0451@163.com

# 对美好生活 的眺望

## 读《自然与感觉:诗歌自选集》

□杨川庆

读完《自然与感觉:诗歌自选集》这本书,欣喜之情油然而生。诗人彭国梁的这本诗歌自选集,精选1980年至2024年创作的诗歌作品200余首,这些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,呈现出他的诗歌创作特色,袒露出他的诗歌创作观念。

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,彭国梁的笔触无疑是锋利的,具有先锋特质。这是彭国梁诗作的底色,亦是其诗作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源泉。《凡·高头像局部》《另外的世界》《性格的由来》《没有锄头的海边》《一种隐痛》等诗作,无不体现了彭国梁诗作的先锋性。在《凡·高头像局部》之《眼睛》一诗中,彭国梁写道:“即使绝望/也不是棺材上嵌着的/两个玻璃洞/那是幽深的古井/长年汹涌呐喊的回声/那是黑色的枪口/时刻都在喷射/生命的激情//艺术的荒漠上/新开的隧道/进去就会看到一座/巨大的城/出来就会发现/有一片燃烧后的废墟/冒着火星//有一天他在麦田里/永远地睡去了/枪响之前/他不慌不忙地/眨了眨眼睛。”彭国梁在写凡·高的眼睛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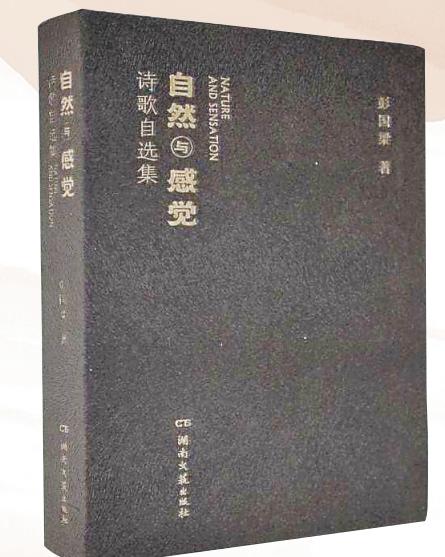
亦在写艺术与生命、艺术与永恒、艺术与人类的关系,诗作充满张力,极具感染力。

彭国梁与诗人江堤、陈惠芳于1987年提出“新乡土诗”并身体力行写作、推动,一时为盛。彼时,新诗潮风起云涌,诗人自觉地以不同风格、流派加入中国新诗大合唱,力图通过努力,促进形成中国新诗美学规范。彭国梁等诗人在“新乡土诗派”上用力甚勤,安徽文艺出版社、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品选,留下悠长的回响。《山里人》《挑夫》《关于牛》《新乡土的排比》《燃烧的稻草堆》等诗作体现了彭国梁对新乡土诗的探求,这些诗作的根扎在脚下沉默而坚实的厚土中,观照的是土地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命运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的不同呈现。彭国梁在《山里人》之《没有竖起来的纪念碑》一诗中写道:“他把一生切割成/数不清的脚印/脚印终于延伸到了/他梦想的地方//那座只生长凶险和传奇的山/早已被世人遗忘了/他觉得可以在那里坐下来/像一尊还没有竖起来的纪念碑……”人在大千世

界之中显得渺小,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,与漫漫岁月和解,“一丛一丛无名小草/便覆盖了他的胸膛……”诗句朴实,却力透纸背。

爱情是诗歌书写不竭的主题之一,每一位诗人,皆有不同的书写视角。彭国梁的爱情诗,审视情感敏锐,剖解情感率真,凝望情感深沉。《情诗三首》《这一天》《瞬间》《现在是夜》《亲爱的》等诗作,既有爱的倾吐,又有爱的迷失,还有爱的思索。彭国梁在《情诗三首》之《自然与感觉》一诗中写道:“你知道自然就是自然/你知道感觉就是感觉/自然的事情我们去做得自然/感觉的美好我们美好地感觉//自然地牵手感觉天空晴朗/自然地唱歌感觉前途开阔/自然地拥抱感觉温存体贴/自然地微笑感觉轻松快活……”此诗句式、节奏,完美契合爱的礼赞,真诚、真情在诗中起伏,一如情感的流云在心中飘荡。

彭国梁用自己真诚的笔在倾情歌唱,这是对真善美的歌唱,是对土地与人的赞美,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眺望。



《自然与感觉:诗歌自选集》/彭国梁/湖南文艺出版社/2025年1月

## 书香心语

生活因阅读而美好,也因阅读而幸福。阅读,始终是生活中的一束光,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小时候,家在农村,读书成了一种奢望。能得到一本书读,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每当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书或者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书,我便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。读书,也让我体会到了很多酸甜苦辣:在课堂上偷看书,被老师发现会罚站,但与罚站相比更痛苦的是书被没收;为了能将借来的书尽早归还,我有时会耽误写作业和做家务,这常招来父母的痛骂……所以,那时就特别期望能有很多的书,很多的时间来阅读。

女儿的成长,又让我感受到读书的另一份乐趣。大约从5岁开始,女儿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,总是不停地向我发问。本以为自己经历了“十年寒窗”的苦读,知识面较广,然而却时常被女儿问得“词穷”,那种“江郎才尽”的感觉顿时遍涌全身。

后来,她天天吵着要我教她唐诗。头几天,我挑最熟悉的几首教她,她很快就能熟背。过了几天,她又要求我教她新诗,于是我便在书柜里东找西翻,重新温习唐诗宋词,这才又应付了一阵。

小孩都喜欢听故事,女儿也不例外。起初,我就把《守株待兔》《龟兔赛跑》等这些短小浅显的故事反反复复给她讲。讲久了,她就听腻了,强烈要求我讲新的。没办法,我不得不翻出《少儿文学选读本》《365夜》等书籍,认认真真地苦读。那几年,我读了不少儿童读物,也从温暖的儿童故事中重拾泯灭的童心,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参加工作后,读书、写作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记者梦、作家梦,持续了30多年。读书看报,成了我了解信息、汲取营养、提升自我的路径。

那些年街头的阅报栏和报刊亭是我最钟情的地方,如果一天不去,心里就会感到失落。我常常到街面上那种开放的书屋去看书,也到大型书店、书城去阅读。随着家里积累的书籍越来越多,我闲暇时也会拿起书,或坐在书桌前,或靠在床头,每天读上几篇美文或者几个章节,静静享受在书海中遨游的那份宁静。

后来,我陆续加入了一些文学组织,接触到了更多同样热爱文学的老师与朋友,有了更多机会听他们谈文章、学他们写文章、与他们品文章。在他们的熏陶和带动下,我的阅读量也开始增加。在不断的阅读中,我享受着文字的隽永与柔情,也逐渐学会了思考、感悟和回味。那些掩埋在记忆里的故事、情绪、感悟在某一瞬间被唤醒,我于是便试着用文字定格下来,变成铅字,嵌入报刊。

随着认知的提升,有些书、有些文章便不再像以前那样读得走马观花,而是不紧不慢,精研细读:慢嚼文字,慢思细节,慢品意境,慢悟情感。当写作无从下笔时,我索性放下鼠标去阅读。不经意间,思路打开,文思泉涌。

## 在探索中坚持进

读《路过时光》  
□邓勤



《路过时光》/邓超予/中国青年出版社/2025年1月

湖北宜昌土家姑娘邓超予,始终将传播中华文化、传承非遗美学视为己任。从民族声乐歌唱家到作家、非遗守护人、公益助学项目组织者,邓超予在散文集《路过时光》中分享了自我成长和心

灵蜕变的历程,体现了女性柔美和坚韧并存的一面,也启发我们要在热爱中坚持,在探索中精进,将平淡的日子过成诗。

本书分为七章,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细腻的情感笔触,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、旅途中的风景人情以及对音乐与文化的深刻理解。此外,书中还穿插了作者音乐创作的心得和背后的故事,让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土家族歌手的音乐世界。她的音乐与文字相互映衬,共同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。

邓超予以诗性笔触解构了传统手工艺的深层符码。母亲晒嫁妆的场景被赋予仪式化的美学意义,朱红、苍青、藤黄等色彩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元素,而是凝结着“向阳而生”的族群记忆与“万事顺遂”的生命祈愿。当现代读者惊叹于“凤凰”礼裙在戛纳红毯的惊艳亮相时,作者却将笔锋转向吊脚楼里樟木箱散发出的香气——这种蒙太奇式的书写,恰如土家织锦中“四凤抬印”的传统纹样,让文明传承的庄严与个体生命的温度在文字的经纬中完美交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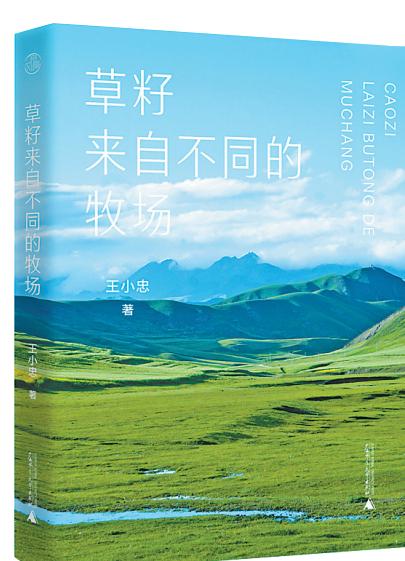
书中对土家哭嫁文化的诠释生动细腻。当表姐的泪珠坠落在《娘劝女》的哭嫁歌谣中,当王昭君的《琵琶怨》穿越两千年时空与当代女性实现情感共振,邓超予敏锐地捕捉到仪式背后的辩证法:那些看似悖论的“以歌代哭”“以哭伴

歌”,实则是土家女儿用声音构筑的情感联结。

作为民族声乐的传承者,邓超予在书中构建了独特的“声音诗学”。《六口茶》的旋律变异、《我道人间好》的国风创新,这些音乐实践被转化为文字场域中的温情叙事。她将声乐训练形容为“金字塔构造”,这个精妙的比喻既暗合土家吊脚楼的建筑智慧,又隐喻着艺术精进的修行本质。书中对“撒叶儿嗬”跳丧舞的解读,彰显出作者的文化哲学深度。在鄂西群山环绕的葬礼现场,牛皮大鼓的震动不是死亡的安魂曲,而是生命的狂欢节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族群记忆,与墨西哥作家帕斯的死亡观形成了超越洲际的精神对话。邓超予以人类共通的生死哲思为锚点,将地域性的文化习俗升华为普世性的生命礼赞,这种叙事策略使土家文化获得了同世界文学一样的阐释维度。

邓超予以“音乐手艺人”的自觉,在文字中践行着“将功夫练成”的艺术信条。她的写作既是对抗遗忘的文化存档,也是重构传统的创造性书写。当数字时代的碎片化阅读侵蚀深度思考时,这种糅合了织锦韵律与声乐节奏的散文书写,恰似一剂唤醒文化记忆的良方,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传统文化、与生活的关系,在时光的长河中,找寻属于自己的诗意与坚守。

## 序跋选萃



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/王小忠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/2025年4月

## 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

□史玉丰

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是王小忠最新的散文选集,它延续了王小忠对于草原人民“环境与生存”“活着与更好地活着”的思考主题,是其《黄河源笔记》《洮河源笔记》等散文集的续篇,也是他在甘南草原继续行走的结果。

王小忠散文写作的特点首先是真实与真诚,他详尽地勾勒着自己的文学地图,读者可以追随他的脚步,去草原进行另一种形式的“旅行”,这种旅行不是成群结队,而是与天地自然相处、与花草动物同行,孤独却不寂寞。王小忠在书写草原独特风景的同时,也书写着草原的贫瘠、沙化、枯寂的现实及现代性冲击带来的新的发展困境,这种“陌生化”更新了我们对于草原的审美想象。

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义,作为普通的个体生命,是怎样在草原上生存生活,与牛羊为伍,与自然为伴的?为了表现真实的状态,王小忠并不惧于“露怯”,这种“露怯”不仅表现在他并没有将草原进行美化书写,将之塑造成人人向往的心灵圣地和疗愈场所;还表现在不拘于自我心理状态的“暴露”。王小忠显示出了一个生命“在地”的状态,这是他的写作姿态,也是他的生活状态。让人真切感觉得到了他是在浸润在这片土地上的,和他笔下的那些生活在甘南的西北儿女并无不同,同样拥有生活的烦恼、生存的压力、现实的焦虑及对未来的迷茫。

他看到草原发展的问题、看到现代性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改变,感叹逐渐式微的草原文明以及神圣信仰,但却无能为力。他以足够的真诚,老老实实地记录着他所感知到的一切,从而呈现出最为朴素的真实。只有面对这样的草原、这样生活,我们才能真正地抚摸到草原的肌理与褶皱,真正地懂得它与爱护它,继而在这样的现实里生长出坚韧的力量,还草原一份静穆、一份庄严。

王小忠的散文同时具有故事性特征,可读性很强。在以表现自我、抒情达意为主要特征的散文书写中,叙事其实一直备受冷落,而这或许也是散文“难读”的原因之一。近年来“非虚构”兴起,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就是叙事性加强,作为小说要素的“故事”成为散文叙述的中心,而伴随着的则是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,这在他获得第十三届骏马奖的《兄弟记》中表现突出。在本选集的《河源纪事》《车巴河纪事》和《草地纪事》中,王小忠继续了这种“纪事”特征,《河源纪事》是其记录在黄河源头行走的故事,他记录着沿途经历的人事、历史故事以及对于草原现状的反思;《车巴河纪事》是他在龙多村做驻村第一书记时的记录;《草地纪事》则由七篇短文组成,其中有遥远的回忆,有初恋的惆怅,亦有蛇、候鸟和花朵的故事。作品同时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

象,通过他的文字,草原儿女的豪爽、朴实和坚韧也逐渐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王小忠的散文里,还处处体现出对生存现实的思考、诘问及对生命的感悟。对沉寂与喧嚣、神圣与贪婪、坚守与迷失、欲望的满足与心灵的蒙蔽等一系列现代性矛盾的持续关注,也是他散文里一以贯之的主题。他虽然直面难题与困顿,但依然书写着那些善良和纯朴,传递着光明与温暖的力量。

因此,对于王小忠来说,他对黄河源头草原生态及民生状态的真实书写是他寻找自我、保持一个作家应有尊严的重要方式,具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。他用脚步丈量故乡的大地,用心灵捕捉人物平凡而又独特的传奇和各自斑斓的内心世界。时间消磨着生命,万物在时间中改变,在命运里妥协,又有谁不是在大地上流落,直到归于尘土?这种苍茫之感中的命运和人生的书写,显示出王小忠散文真正的厚重之处,也正是在这厚重之中,矗立于历史和社会变迁中的那些无言的精神坚守才显得尤为可贵。

在辽远苍茫的草原上,王小忠也在坚守着,他背负着“文学的草籽”,在这寂寥又苍茫的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生命的草原,并在行走中成长和修行,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、一个生命,连接时代与大地的正确方式。

